

新幻侠情

系列

无色

飞花

著

一把「无色神剑」，搅动江湖风云，更牵出一段跨越两世的仙魔情缘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飞花
著

无色

新幻域侠情

系列

一把「无色神剑」，搅动江湖风云，更牵出一段跨越两世的仙魔情缘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色/飞花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396-2726-3

I. 无... II. 飞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3491 号

无 色

飞 花 著

责任编辑:吕冰心 徐海燕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00×1000 1/16

印 张: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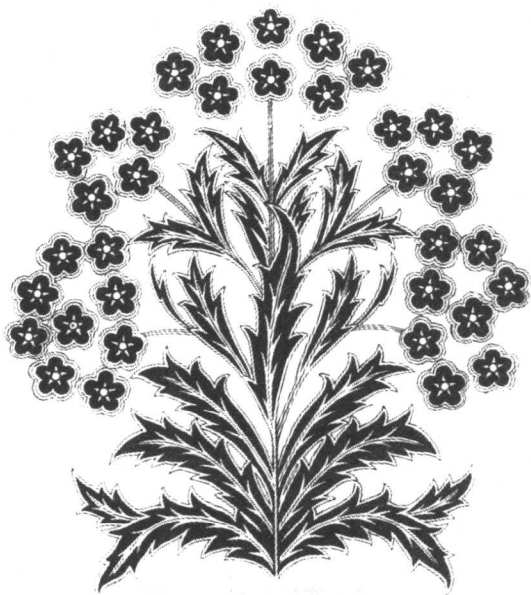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200,000

版 次: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726-3

定 价:21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无色..... 001

失去了所有前世今生的记忆
但还记得他
每个夜晚
在无边的孤独和黑暗里
陪伴自己的他
正与邪 仙与魔
什么界限都阻隔不了千年的守候
干戈息后
还有他 还有爱

水荇(外一篇)..... 155

百鸟归林 孤云独去
每个黄昏
都只能俯看霞光中
自己的寂寥身影
直到
她不管不顾地闯入
将我剑仙的梦想搅得粉碎
.....





陆月雪走进昆仑别院，便看见三师姐谢小玉正在准备超度一个魔道妖人的亡魂。

她仗剑立在院中常年不易的祭坛上，东南西北地乱指一番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在她身边不远处，大师姐欧阳婉儿一如往常的蓬头垢面，嘻嘻哈哈，同样也是念念有词。

此情此景似曾相识，屈指算了算，这已经是本年度第九个被三师姐超度的妖人了。

陆月雪觉得谢小玉的做法多此一举，既是要杀的，又何必总是装模作样地超度什么亡魂？若是她，手起剑落，一下子就了事了。

三师姐却不同，每弄死一个妖人，都会折腾上半天，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，无非是将那个妖人弄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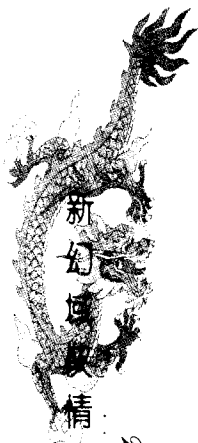
她有时想，谢小玉这样做的原因并非是她慈悲，而是她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妖人临死以前那种恐惧的神情和不绝口的哀求，一定使她心里快意无比。

她想，昆仑派的人都要疯了，大师姐疯了，三师姐快要疯了。而她自己，想必有朝一日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，唯一一个没有疯的人就是她的师傅。

她走到欧阳婉儿面前，伸手拂掉她头上的干草叶，欧阳婉儿抬起痴呆的脸，咧着嘴不停地傻笑着，她闻到她嘴里浓重的大蒜味，令人欲呕。

陆月雪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拿出一包江南点心，塞到欧阳婉





儿的手中。欧阳婉儿立刻将点心扔到了院子中央，尖声叫着：“你想毒死我，我知道你想毒死我。”

陆月雪默然，她呆呆地注视着欧阳婉儿泛黄的牙齿。三年前，大师姐并不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，她在江湖上有个名头叫“玉女神剑”，现在江湖上再也没人记得大师姐的名号了。

三年的时间，风花雪月，物是人非，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又似乎像是过了一生般的遥远。

陆月雪站起身，三师姐尖锐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我叫你形神俱灭。”

几滴鲜血溅在陆月雪绣花的丝履上，她转过身，便看见谢小玉虚脱般地瘫倒在祭坛的中央，身前不远处是那个妖人倒毙的尸体。

陆月雪冷漠地穿过祭坛中央，当她跨过那具尸体时，谢小玉忽然一把抓住她的足踝。陆月雪低下头，谢小玉脸上挂着一丝刻毒的笑意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”

陆月雪轻轻一挣，便甩开了谢小玉的掌握，她用一种平淡如水的语气说：“三师姐是在审问我吗？不过我要提醒三师姐，师傅既然已经决定立我为昆仑派的掌门弟子，以后就只有我问你的份儿，没有你问我的份儿。”

她向着别院外行去，身后传来谢小玉不甘心的叫声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勾结魔道妖人，你还记得伍秋霜吗？”

山风呼啸，白云从枝梢掠过，一只乌鸦惊叫一声，拍翅而起。

陆月雪忽地抽出背后长剑，剑光一掠之下，剑尖上寒芒吞吐不定，剑气远达数丈之外，乌鸦哀鸣一声，一触剑气，即刻化为尘埃。

陆月雪慢慢地回首，淡淡地说：“三师姐怕也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说出这样没头没脑的话。人可不能随便说话，否则下场会像多嘴的乌鸦一样。”

谢小玉掩住了口，她的眼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恐惧，过了半晌，才尖声叫道：“好！你现在厉害了，不把我当师姐了，就算我不说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吗？”

她一边叫着，一边向后院跑去，嘴里犹在喋喋不休：“师傅不会

放过你的，你会落得伍秋霜一样的下场。”

一丝哀伤悄悄地浮上心头，陆月雪慢慢地坐在地上，几片树叶被风吹下，山风的声音更加刺耳，像是小儿的尖啸声。

她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忍耐的极限，也许能够疯狂才会觉得幸福。

陆月雪的名字得自于三年前一场六月的大雪，她的生命也像开始于那一场大雪，因为大雪前的任何事情她都不记得了。

她是在一个古庙中被她的师傅清仪道长发现的，那个时候她刚刚从昏睡中醒来，对于自己周遭的情况全然不知。

她不记得自己是谁，多大年纪，也不记得父母家庭，对于自己如何到那间古庙更是莫名其妙。

当她苏醒的时候，大雪已经下了一段时间，庙外也已经开始结起一层积雪。几个过路的农人交谈着从庙外经过，她听见他们说：“六月飞雪，必有妖孽啊！”

她茫然四顾，古庙中断垣残壁，佛像都结起了蜘蛛网，一阵寒意随风而来，她注意到自己穿着绸缎的衣服，绣花的丝履。

古庙位于野外，四望皆不见人。农人去后，天地间便只剩下白茫茫一片，再无半点活物。陆月雪走出古庙。伸出手掌，雪花落在她的掌心，立刻融化成一滴水珠。

陆月雪颓然坐在地上，她觉得寒冷和饥饿，她想她会死在这一场六月的大雪中。在她的念头一转间，眼前忽然有红影一闪，紧接着，她觉得手中多了一件东西，这东西毛茸茸，暖洋洋的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件裘衣。

陆月雪不及细想，连忙将之披在身上，接着她就听见天空中传来兵刃相击的声音。抬起头，半空之中，虽然飞雪茫茫，却也能够看到有一红一灰两道身影在交战。

双方的动作极快，陆月雪侧着头看，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她想起关于剑仙的传说，她想她遇到剑仙了。

天空中的一些雪花变成了红色，红影忽地一闪，向天边逸去，那





灰影慢慢地落了下来，这便是陆月雪日后的师傅清仪道长。

三年的时间，陆月雪常常想，她的生命也许只是老天的一个玩笑，在一场江南六月的飞雪中降下了她，她不知自己来自何方，身为何物，一生下来，便有十五六岁的形体，却没有十五六岁的记忆。

然后，她像是照本演戏一般地认识了清仪道长，拜她为师。似乎生命早就注定了这个方向，面前只有一条大路，全无分支，她不必费力去想，只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便知结果，便知究竟。

在拜师之后，师傅将一把莫邪剑相赠，并授以驭剑飞行之法。她刚刚将咒语念诵一遍，身形便冉冉升起在半空。

那个时候，她还是小孩心性，觉得好玩，也瞥见了师傅惊异的神情，忙问师傅有何不妥。师傅迟疑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我教你的是驭剑飞行之法，但现在剑尚在我的手中，你却已经能够飞到天空，这还算是什么驭剑飞行？”

她全未在意，嬉笑着说：“也许是师傅的法术太灵验了，不必用剑也可以飞起来。”

清仪道长摇头叹息：“怎么会如此？连为师也必须依赖仙剑方能飞行。”

她做了个鬼脸，未去深思。后来再学什么法术都是一学即会，一会即通，就仿佛不是刚刚修道的，倒像是已经修道了几十年一般。

现在她已经对道法觉得厌倦了，清仪道长也没有什么好教的了，别人要练几十年的功夫，她只三年就全学会了。她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，也许上天造她出来，就是让她修道的。

但就是修道了吗？她却开始觉得厌倦，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是在这里，有一些事情，十分重要，却想不起来的，暗暗地提醒着自己，那一天总会到的。



我十三岁那年，被义父强迫入了魔道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峨眉派剑仙的儿子，我的父母都是成名已久的剑仙，他们向来除魔卫道，与魔道妖人势不两立。我父母屡次与义父交手，虽然一直无法赢过他，却尚能自保。

然而我的义父想出了一个古怪至极的办法来对付他们，就是将我掳去，做他的养子。

这一招果然有效，我的父母立刻沉不住气，亲身到落霞山来找我，结果中了义父的埋伏，折剑饮恨而死。

千百年来，正邪的交锋向来如此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或者是两败俱伤。我亲眼看着我的父母万剑穿心，而义父则微笑地握着我的手，他说：“你恨我吗？”

我咬着牙点头。

他说：“那就学我的功夫，将来有朝一日杀了我为你的父母报仇。”

我抬起头，义父慈祥地微笑着。他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脸，如果只是看这样的微笑，你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，但我知道他是魔界之主。从那一天起，我跟着义父姓冷，名叫无忌，他说希望我从此后百无禁忌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。

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。天地者，乾坤之象也；设位者，列阴阳配合之位也；易谓坎离者，乾坤二用。

盘古开天地以来，这世间就有了人神魔三界，人道居中，有些人





008

008

修炼成了神仙,有些人就堕落入了魔道。

我父母活着的时候,曾经再三教诲,人万万不可入了魔道,尤其是心魔难除,一旦入了魔道,便要为害苍生,那个时候,还不如自杀了断的好。可惜我为了替父母报仇,却心甘情愿地跟随着我的义父。

他于每月十五夜晚,太阴最盛的时候,吸取血食,这是他练功的方法。我虽然学习了他一切的魔功,却始终不愿意以人血练功。

义父并不勉强我,他只是说:“若是你不想以人血练功,想要超过我,恐怕是今生无望了。”

我便如此回答:“我不怕,总有一天你会变老,当你力竭之时,便是我报仇之日。”

义父微笑不语,也许在他看来报仇根本只是一个笑话,而抚养我,大概也只是他无聊人生的一种消遣手段。

我入魔道时,虽然年纪还小,却一下子就明白了魔们其实也是十分寂寞的,他们生命比普通的人要长出许多,却只是天天无聊度日。有些魔并不是一定要杀人不可,但他们仍然选择杀人,因为杀了人后,就可以同剑仙交战,这样便会使古井无波的生活变得有些波澜,或者是被剑仙杀死,也免得再过这样无聊的日子。

我义父收养我,想必也是有着相同的心理。

落霞山位于北海的中央,天地间的极阴之气都集中在这里,也就成了魔的乐园。

我十三岁前生长在峨眉山凝碧崖,那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,许多师兄弟在一起练功、游戏。但我却一直是内向沉默的,很少与人多言。那个时候,我最讨厌师兄弟间的恶作剧,觉得人多的地方就吵闹闹,没个清静。

现在,落霞山的群魔整日死气沉沉,一天也听不到一话语声,我才知道原来清静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。

北海的天空长年被浓浓的阴云所笼罩,妖气冲天而起,不见阳光。落霞山的极顶之处,有一颗迦楼罗如意珠,放射着万道金光,以此镇住妖气,也给落霞山带来光明。

我在学会飞行以后，喜欢在如意珠前练功，金光所到之处，冰冷的身体似乎就会有一线暖意。自从我入了魔道，体温便越来越低，不仅如此，我感觉连我的心脏都在改变温度，魔功练得越多，心脏里的血液就会越冰冷，流遍全身，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慢慢地冷下去。

我的脸色苍白几近透明，若是不吸人血，恐怕身体会冰冷如同死尸，但我仍然记挂着父母生前的话，若是为祸人间，还不如死去。虽然我入了魔道，却也不想害世人。

然而这种寒冷却是如此不能忍受，唯一能够使我觉得不冷的，就是如意珠的金光。我慢慢地伸出手去，想要以手触摸那颗如意珠。义父忽然来到我身边，他按住我的手：“无忌，不要碰如意珠，它会使你形神俱灭。”

义父怜悯地看着我，他说：“你很冷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。义父用手一招，一个婴儿便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说：“喝了他的血吧！婴儿的血最能祛寒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喝血。”

义父微笑：“我怕你支持不了多久。”

我默然许久才说：“我能支持下去。”

义父便不再多说，他一合掌间，婴儿的血如泉水般涌出，几滴溅在我的唇边，鲜血的味道使我的肠胃一阵痉挛，我惶恐逃脱。诱惑有如一双巨手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身体，我只能靠着薄弱的意志与它搏斗。

但我知道我支持不了多久，只要继续练功，我就会一步一步更深地陷入魔的深渊，但若是不练功，我便无法为父母报仇。权衡之下，只有继续练下去，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父母之仇更重要的了。





陆月雪初到昆仑山的时候，全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心态，对于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因为是最小一名弟子的原因，她不得不做昆仑山的所有杂务。

昆仑山上只有师傅、大师姐、三师姐，二师姐在后山闭关，陆月雪上山后几个月都没有见过她。

陆月雪知道自己原来一定是娇生惯养的，任何杂务她在刚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做得很顺利，连扫地都会留下许多枯叶没有扫干净。但是她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姑娘，很快便适应了山上的生活。

她也不觉得委屈，虽然猜测自己的出身可能不俗，但反正已经忘记了过去所有的事情，也便随波逐流，既来之则安之地生活下去。

每天早上卯时起床，洒扫庭院，然后准备早餐，吃完早餐后，将碗洗净，就修习道法。到了下午砍柴挑水，准备晚餐，然后再洗净碗，修晚课。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改变。

昆仑别院位于昆仑主峰之下，一抬头，就能看见长年冰封的山顶，陆月雪忍不住想，也许师姐们都是在山上住得久了，连个性也像是山顶的积雪，平日里总是冷冰冰的，话也不多说一句。

她也慢慢地变得沉静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有时说一句话都会觉得突兀。

然而她却忍不住想，自己原来的个性一定是跳脱不羁的，绝不可能是像现在这般文静。但她到底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事情，师傅说

她是十五岁，她便是十五岁，她的生日就是师傅发现她的那一天，她的名字就是陆月雪。六月飞雪，必有妖孽。

九月初五的夜晚，新月如钩，陆月雪一直无法成眠。自从修炼道法以后，她的修为便一日千里，也很少觉得疲倦，盘膝打坐时，就能够恢复许多元气。

但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那些遗忘的事情并不是真的就消失不见，而是还存在于记忆的最底层，只是像被什么东西封锁住了，再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。

就在陆月雪思前想后，不知所谓时，一缕笛声忽然传入她的耳中。她凝神细听，这昆仑山上长年山风呼啸，笛音夹杂在山风中，若断若续，游丝一般。

陆月雪呆呆地听了一会儿，山上是没人会吹笛子的，而且这笛音如此凄切，便像是有无尽的愁思和说不出的心事。

大师姐和三师姐都是极沉静的人，总是面无表情，也看不出来她们的心里在想什么，似乎也不像是能吹出如此凄凉笛声的人。

陆月雪出了房间，沿着笛声传来的方向而去，越走越接近后山。她现在耳聪目明，和未修道前大大不同，虽然月色并不是很亮，却也能够视物如同白昼。

才到后山，便看见一个青衣男子，迎风而立，手持玉笛。这男子面目甚是英俊，只是愁容不展，吹了一曲后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”

陆月雪四处张望，除了青衣男子再也没有别人，她心里暗想，不会我刚刚来，他就已经发现了我的行踪吧？正打算走出去，忽听一个女子幽幽长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又何必再来。”

陆月雪立刻知道青衣男子不是同她说话，她便停住了脚步。再定睛看时，才看到男子的前方有一个岩洞，刚才那句话便是从岩洞中传出来的。

男子回答说：“霜儿，我已经两年没有见过你了，自从你回到昆仑山，我一直在秋娘渡口等你，我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才到这里来找





你，你为何就不肯见我一面？”

陆月雪心里一动，她记得二师姐的名字叫伍秋霜，而且又是在后山闭关，难道这洞中的人就是她吗？

过了半晌，洞中人才回答：“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？以前我已经犯了大错，如今诚心悔过，你快走吧，就当 I 从来没有认识你。”

男子似乎有些怒意，大声说：“难道当年的事都是错的吗？你现在已经全心后悔，全不记着当年的情分吗？”

洞中人叹息道：“你是魔道中人，我们正邪不两立，有何情分可言？”

男子心里愤怒，大声说：“好，既然你如此说，就当 I 今晚没有来这一次。”说罢男子立刻飞身而起，手中玉笛一挥，一块大石“轰”的一声被击成粉碎。

陆月雪正好站在大石旁边，被溅起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的。她一边咳嗽一边从沙尘中闪身出来，抬起头，那个青衣男子已经不见了。

此时洞中人也已听到陆月雪的声音，高声问：“是谁在外面？”

陆月雪扮了个鬼脸，偷听被人发现，真是一件尴尬的事情：“我叫陆月雪，是师傅新收的弟子，里面的二师姐吗？”

洞里人长叹了一声：“不错，我就是伍秋霜。”

陆月雪笑道：“师姐的名字倒是和我是一对，你叫伍秋霜，我叫陆月雪，像是姐妹似的。”

洞中人笑道：“姐妹怎么会不同姓呢？”

陆月雪拍了拍头：“对啊！不过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，名字是师傅起的。”

伍秋霜轻叹一声：“师傅她老人家可好？”

陆月雪答道：“很好啊！身体健康，神功大成！”她一边说话一边向着岩洞走去，话音未落，人已经走到了岩洞外面。

伍秋霜尖声叫道：“不要再走过来了，快退后。”

陆月雪吓了一跳，连忙退后几步，问道：“师姐，怎么了？”

伍秋霜迟疑了一下，才回答：“我犯了过错，师傅罚我在这里面